

中国当代文学民族化道路

——从孙犁到铁凝

□张 莉

孙犁是少有的能跨越现代与当代文学史、并对中国当代创作持续产生影响的作家。他被视为“荷花淀”派的代表,其“诗化、散文化的艺术追求,影响了当代文坛一批作家,特别是京、津、冀地区的作家,如刘绍棠、从维熙、韩映山、房树民、冉淮舟等”(金汉《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以往研究通常聚焦于荷花淀派主要描写冀中平原,传达欢快明朗的气氛等,未免失之表象。不把荷花淀派当做一种地方写作流派是重要的,将孙犁及其荷花淀派重置于它的起源地解放区,进而将其置于当代文学的发展脉络中去认识与理解,会重新发现孙犁与荷花淀派艺术追求的当下意义。

文学民族化的两个路向

赵树理与孙犁是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文学重要作家,他们都共同致力于中国文学民族化的实践工作,因极具特点的艺术追求与创作,也形成了文学史上的两个重要流派:山药蛋派和荷花淀派。他们的作品热情表现了解放区土地上出现的新人、新事、新生活场景。中国农民的面貌在他们的作品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不是作为被启蒙和被同情的对象,而是农村和土地的主人。这是解放区文学为中国文学现代化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

“一切景语皆情语”是孙犁小说的艺术追求,是荷花淀派的写作范式,这与赵树理有很大差异,赵树理重视叙述,重视吸取民间评书体的方式,致力成为人民群众的“说书人”。赵树理关注“问题”,更关注人物外在命运的变化;孙犁偏重描写,关注“人”,关注人的情感与内心世界的微妙波澜。《荷花淀》中水生嫂编席一节被称为有代表意义的孙犁式表达方式,也是荷花淀派的典型创作手法。致力于表达“人情美与人性美”,人物内心之美好愿景往往与生活环境的美好高度统一,进而在文本中构建出了一种美好而令人向往的意境。这也是在残酷的战争年代荷花淀派受欢迎的主因,战争年代的人们格外向往美好而宁静的日常生活,这篇小说引起延安读者的注意,我想是因为同志们常年在西北高原工作……忽然见到关于白洋淀水乡的描写,刮来的是带有荷花淀香味的风,于是情不自禁感到新鲜吧”(孙犁)。孙犁与荷花淀派在“非常态”的战争语境里,书写了人内心的“常态”——人内心对安宁、幸福生活的欲求,荷花淀派将这样的向往视为人性与人情最朴素和最基本的部分,这是最深层次的孙犁、荷花淀派的美学追求与价值。

追求作品的诗意与美好使孙犁小说具有雅致、抒情气质。在解放区,孙犁小说的主要读者是不计其数的农民群众——赵树理看重“文艺大众化”,看重作品的“喜闻乐见”,关注的是文学作品的普及。不同的艺术追求导致了两位作家语言风格的不同,赵树理讲究简单、直接、准确,孙犁则追求朴素、洗练、有音乐性。

荷花淀派小说与现代文学史上的京派小说在艺术追求上渊源颇深。丁帆、李兴阳认为这两个派别的共同点是作家将自己对人类的悲悯或热爱倾注于画面和写意人物的描写之中。不同点则是孙

犁小说关注“注入了新的时代和阶级内容的人性和人情美”,而后者则是“完全回归自然的人性和人情美”。其实,孙犁及其美学追求应该被看做是中国现代以来“抒情”写作传统在解放区文学的流变——无论京派小说还是荷花淀派小说,也都是中国文学抒情传统的一部分。

铁凝的独特性与创造性

文学史上对荷花淀派的影响只追溯于20世纪60年代。在此之后,孙犁并没有更多的小说创作出现,刘绍棠后来在乡土小说有所发展,从维熙则在“大墙文学”作出重要成绩。“荷花淀”派的退隐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关,在十七年文学创作中,荷花淀派的审美追求与“知识分子气息”很容易被认为是“小资产阶级情调”。新时期以来,孙犁对铁凝、贾平凹的欣赏显示了他不凡的艺术眼光,无论是年轻的铁凝还是年轻的贾平凹,他们与孙犁之间都有着深厚的师生情谊。本文仅以铁凝为例说明这个问题。铁凝的早期创作被视为荷花淀派写作的延续似乎已有定论。笔者更为关注的是孙犁艺术追求如何影响铁凝的整体创作,以及,作为有独创性的作家,铁凝对孙犁艺术追求的超越之处。

“引我去探究文学的本质、去领悟小说审美层面的魅力,去琢磨语言在千锤百炼之后所呈现的润泽、力量 and 神异奇彩的,是孙犁和他的小说。”铁凝多次讲述过孙犁对她的影响,在青年时代,她尤其对孙犁《村歌》中的“双眉”情有独钟。孙犁对有争议女性形象的关注潜在影响了铁凝的艺术趣味与追求。铁凝笔下有许多美好、善良的青年女性形象,香雪、凤娇、安然、白大省等,但更有饱受争议的小臭子、大芝娘,以及被称为“恶之花”的司筠纹。饱受争议的女性形象是“中间地带”人物,长久以来,在传统中国的文化语境中,她们无法被安置在合法空间里,她们经由铁凝的长期的、持续的、深入的写作而绽放了艺术的光泽。

铁凝笔下的女性人物既有单纯、善良、明朗,也有强大和强悍,她的女性人物呈现出更复杂的欲望和内心世界,更具有丰富性、矛盾性与艺术性。女性人物的美好在孙犁那里则是外化的,是作为审美对象出现的,孙犁对女性美德的理解有传统的道德层面——他将所有的美好希望都寄予年轻女性身上,但并未对女性内心的复杂性和女性成长际遇的艰难性给予关注。这与孙犁的写作语境有关,也与其文人道德价值取向有关。在书写女性人物精神与内心世界的丰富性上,铁凝具有她的独特性。

孙犁的日常美学观念影响了铁凝的写作。孙犁喜欢写“美”,不愿意直接书写战争年代的暴力与残酷,更不喜欢面对鲜血的场面。尽管我们可以说“审美洁癖”(王彬彬语)是孙犁的特点,但其实未尝不是其局限。孙犁晚年对从维熙大墙小说结尾表示遗憾,是由他的审美惯性所决定的。铁凝小说也常常回避直接的暴力场景,并不直接书写血淋淋的现场,但是,她与孙犁也有不同,她不回避暴力带给人的杀戮和对日常现实生活的无端破坏,她可以正视世界的肮脏和黑暗。在《玫瑰门》《大浴女》中,她关注“文革”时代庸俗的恶和门不察的压迫、关注人与人日常生活中的暴力书

理论与争鸣/新闻

写——并不直面鲜血的书写同样具有令人震惊的艺术力量,这是铁凝之所以成为铁凝的重要标识。历史环境给予了铁凝超越的可能性,但更与作家本人的写作胆识相关。

孙犁与汪曾祺对铁凝的创作影响力不容低估。正如上文所提到的,荷花淀派与京派小说具有艺术趣味的相似性。这意味着,两位大师对铁凝的赞赏并不是偶然的,也不应该仅仅理解为前辈对晚辈的厚爱,更深层次原因缘于他们与铁凝有共同的艺术理念,是文学写作之路上的“同道之人”——他们共同心仪中国诗化小说传统、心仪中国小说的素朴之美、写意之美,共同执著于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作家们对艺术的共同追求应看做是对优秀文学传统的有意承继而不应只看做是对某一流派的追随,作家总是在成为传统一部分时也在寻找着属于他/她自己的道路。就此而言,铁凝的写作虽与孙犁和汪曾祺有共同的艺术追求,但又有独属于铁凝的那部分:关注日常生活的美好但并不畏惧日常生活中的隐形暴力和残酷;珍视农村及农民身上的美德但并不止于表现人性美与人性美。铁凝面对世界的“仁义”态度,正是中国文学传统中向善向美的雅正之气。

孙犁文学财富的当下意义

《荷花淀》《风云初记》已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传统中的经典之作。孙犁之于中国文学的贡献也逐步为学者所识。杨联芬在《孙犁:革命文学的“多余人”》中认为,孙犁是“‘主旋律’边缘的知识分子言说”,在阶级论语境中有“人道主义的坚持”;王彬彬在《孙犁的文学史意义》中认为孙犁的“人道主义立场”、孙犁语言的“洗练”和“繁复之美”,孙犁的幽默与坦诚都至为宝贵。本文想着重补充的是孙犁文学艺术追求的当下意义。

虽说是知识分子,但孙犁从未将他的写作对象——农村和农民视之为“底层”,作为解放区干部,他珍视与农民兄弟的情感,这态度表现在作品里是“我们在一起”,在他笔下,农村和农民不是自上而下进行苦难书写的对象,更不是传达个人关怀的抒情道具,农民是和作家一样的、有血有肉有智力的人。

孙犁强调作为小说创作的艺术性:“一部作品有了艺术性,才有思想性,思想溶化在艺术的感染力量之中。那种所谓有紧跟政治,赶浪头的写法,是写不出好作品来的。”他对真实有自己的理解,“创作的命脉在于真实。这里指生活的真实和思想意识的真实。这是现实主义的起码之点。有些评论家认为反映当前之急务,以功利主义代替现实主义的假现实主义是经不起推敲的,作者的思想意识是虚伪的。”面对现实题材,孙犁并不拘泥于僵化的现实逻辑而求之于人内心的情感认知,“现实主义”在孙犁和荷花淀派那里不是对现实的简单描摹而是作家对生活的独特理解与文学艺术的独到创作,读者通过作品能感受到现实中被我们忽略的东西。——孙犁的文学理念并未过时,尤其是在“写实小说”、“底层写作”普遍同质化、概念化的今天。

理论观察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每人每年8000元,从2011年开始,对传承人每年资助增加到了1万元,鼓励和支持他们开展传承活动。

据介绍,各地对保护传承人重要性的认识不断深化,并因地制宜地采取了多种保护措施,如建立传承人档案,改善传承人的工作环境,为生活困难的传承人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对传承人授徒传艺、开展传习活动给予扶持等。

2011年正式颁布施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明确,国家鼓励和支持充分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特殊优势,在有效保护的基础上,合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开发具有地方、民族特色和市場潜力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同时也制定了鼓励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传承、传播活动的具体措施,包括帮助提供必要的传承场所,提供必要的经费资助其开展授徒、传艺、交流等活动,支持其参与社会公益性活动,以及支持其开展传承传播活动的其他措施等。

“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实施,极大地推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马文辉强调,“生产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实际开展过程中需审慎处理保护传承与开发利用的关系。生产性保护要把保护放在首位,尊重历史上已经形成的生产方式的多样性,坚持传统工艺流程的整体性和核心技艺的真实性,不能随意改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生产方式。”

依循“生产性保护”的这一工作思路,承载五千年文明基因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21世纪的今天与经济社会良性互动、协调发展,重新获得蓬勃的生命力。

(周 玮)

《张同吾文集》探索诗歌本质意义

本报讯 7卷本《张同吾文集》近日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国务委员、国务院秘书长、诗人马凯为《张同吾文集》出版致词祝贺,并热诚希望中国诗歌事业的繁荣。

《张同吾文集》包括诗歌美学卷、诗歌评论卷、小说鉴赏卷、文学史卷、散文卷、诗歌卷、小说·纪实文学卷和序跋卷,近300万字。在30年的评论生涯中,作者保持不执不随、不媚不俗的学术品格和评论个性,致力对诗歌抒情本质的深层次的理解和把握,努力揭示出诗的抒情方式是意象符号的组合,诗人以营造新颖的意象符号序列完成自己的审美发现,并以这个基本理论阐释诗歌独有的审美特征。有学者称道,读张同吾评论是一种享受,没有经院气和迂腐气,不摆架子、不唬人,有情趣,有色彩、有形象,通篇像散文,许多段落又像诗,但终究是评论,寻脉究络,又有严密的思辨逻辑,因而其评论风格“聪颖迷人”。张同吾论述了艾青、臧克家、郭小川、贺敬之、李瑛、牛汉、绿原等诗人和邓友梅、刘绍棠、李国文、陈建功等作家的创作道路和艺术成就,阐释了雷抒雁、舒婷、吉狄马加、朱增泉、李小雨等人诗品的艺术魅力和审美个性,为近200位中青年诗人的作品撰写了评论和序言。此外,张同吾的散文意韵优美如诗如画,他的几部中篇小说则以生动传神的笔墨描写了一代人的爱情纠葛和人生命运,在悲欢离合中镌刻着历史印痕。

(陈 樱)

“底层文学”是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界引入的一个包含明确价值诉求的概念,曾经引起作家、批评家、理论家的热切关注与激烈论争。尽管人们对什么是底层文学、怎样评价中国当下底层写作取得的成就、作为知识分子的作家能否为底层代言以及怎样触及底层真实的生活状态与生存体验等问题持有不同的看法,但有一点在参与底层文学讨论的人们之间是可以形成共识的,那就是大家都认为底层文学最起码应该与底层民众的生活相关,有利于底层民众生存处境的改善与生活质量的提高。简单地说,就是底层文学应该体现出文学家的“底层关怀”。

实际上,“底层关怀”正是底层文学这一概念得以产生的逻辑起点,也是底层文学倡导者最直接、最根本的伦理诉求。因此,怎样借文学活动实现“底层关怀”,就成为谈论底层文学、实践底层文学时必须认真思考并加以解决的问题。

关于文学的底层关怀,我们可以说,以同情的心态写底层,把底层真实的生活状况与底层民众的情感世界呈现在世人面前,从而在全社会形成了解与接近他们、理解与尊重他们、关心与帮助他们的氛围,直至以此促动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去研究解决底层面对的各种实际问题,是一种表现形式;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时,把底层民众设定为自己的读者,充分考虑他们的思想状况、精神需要、文化水平、审美趣味、阅读习惯,有意识地向他们提供一些他们读得懂、喜欢读,读了之后能产生精神慰藉,增强生活信念的文学作品,也应该算是文学家实现底层关怀的一种形式。

可惜的是,在近年来关于底层文学的讨论中,大家主要是围绕第一个层面,也就是怎样写底层的层面而展开的,至于要不要为满足底层的阅读需要而写作,怎样为适应底层的阅读需要而写作这一层面的问题,基本上没有进入参与底层文学讨论的作家、批评家、理论家的视野。

或者,大家对涉及这一层面的问题有所顾虑,进而讳莫如深?

至少,当笔者试图这样提出问题时,内心是十分矛盾与迟疑的。我首先担心这一提问方式会引起作家们强烈的反感,因为这很容易让人想起曾经出现过种种以“人民”之名对作家的写作内容与写作方式进行粗暴干预的做法;其次,我担心当一个作家有意识地去为适应底层而写作时,会不会降低作品的艺术水准,甚至浪费一个作家的艺术才华。同时,我还有另外一种担心,担心我的这种想法不过是一个与底层十分隔膜的书生人的自作多情,在底层民众那相当艰难粗粝的生活中,文学阅读真的会成为一种需要吗?我甚至怀疑自己这种为底层写作的主张,是不是在潜意识中包含着一种文化歧视:难道底层民众就看不懂或者不配享受高雅的、深刻的、具有经典水准的文学作品,而非要特地为他们去制作一些通俗的、浅显的、没有永久价值的文学快餐?

然而,当对这种种“担心”与“怀疑”进行“再

『底层关怀』与『底层』的阅读需要

□泓 峻

当然,无论对作家而言,还是对批评家、理论家而言,信仰文学的自律性,看重自己的审美感觉与艺术品位,强调文学本位,这一切都不是错。一个作家声称他不想为迁就大众,包括底层民众的欣赏口味而放弃自己擅长的艺术题材与艺术风格,这也没有什么可指责的。

因此,当今的文学界,完全没有必要大家都去谈论底层关怀,实践底层写作。但是,当我们试图谈论底层文学,谈论文学的底层关怀时,对底层民众的文学阅读需求仍然视而不见,或者以种种理由推脱文学家满足这种需要的义务,就会显得缺乏诚意,显得虚假,很容易让人怀疑,所谓的底层关怀,只是当下不太景气的文学借助于底层这一包含太多伦理色彩的概念,为自身寻求道义支撑的生存策略。因为倡言文学的底层关怀,意味着我们已经在自己的文学观念中引入了另外一种与文学本位的立场不一样的逻辑,在这种逻辑里,能够被称作“底层文学”的文学,首先应当是为底层民众的利益与需要而创作的,对于底层民众是否具有价值是评价底层文学价值时应当优先考虑的一个维度,为底层写作是一个比把底层当成文学表现的对象更高的写作目的。

洞察

·文学研讨信息·

散文集《秀色旬阳》描摹地域风情

由中国散文学会主办的杨常军散文集《秀色旬阳》研讨会日前在京举行。《秀色旬阳》是青年作家杨常军以陕西省旬阳县的人文传说、风土民情、自然山水为题材创作的散文集。与会者认为,该散文集语言质朴、感情真挚,充分体现了作家对他脚下那片土地的热爱。孙武臣认为,作家用“我手写我心”,在坚守乡情情结的艺术精神中,表现了对家乡山美水

美人更美的赞叹,并带给了我们对大自然的思考和启悟。石英认为,杨常军散文的语言风格干净质朴但不失雅致,无任何矫揉造作的杂质。更重要的是,作家的感情自始至终流贯其中,因而有一种润物细无声的动人力量。因为作家太热爱、太熟悉自己的土地,又探索得太仔细,使得《秀色旬阳》还有一定的地理学价值。

(徐忠志)

河南诗歌界研讨“无障碍诗歌写作”

河南省作协、河南省诗歌学会、河南文艺出版社、洛阳市文联等单位近日在洛阳举办《李清联无障碍诗写点评本》作品研讨会。李佩南、南丁、傅天虹、马新朝等与会者谈到,李清联的“无障碍诗歌写作”主张诗歌宣扬真善美,应关注生活、关注时代、关注民生,在语言上主张具有民间特色的口语化,在艺术上反对晦涩繁琐,主张东西古今的融合,做到雅俗共赏、老少皆宜。

李清联作为坚守诗歌阵地的老诗人,是一位热爱生活、热爱生命、热爱艺术的探索者。他的诗歌作品蕴含着内在的韵味,口语化但不肤浅,耐人咀嚼,能让读者感受到他那颗年轻的诗心,品出他对社会的深刻感悟。大家希望有更多贴近时代、反映生活的诗歌出现,走向最广泛的文学受众。

(宗 文)

诗集《生命之过客》在佛山首发并研讨

由佛山市文联、佛山市作协主办的严诗蒨诗集《生命之过客》首发式日前在广东佛山举行。由九州出版社出版的这部诗集分为“青春的

摇滚”、“遥远的地平线”和“域外行吟”3辑,诗作在选材上立足校园,诗视野广阔而开放,在艺术上力求传统诗学与现代视野相融合。(虢 子)

胡明超同志逝世

原海军政治部创作室专业作家胡明超同志,因病于2012年1月1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

胡明超笔名高源。1951年开始发表作品。1988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中篇小说《海上观察兵》《小航海家》,短篇小说《老船长》《台风之夜》《水手长的故事》,报告文学《灯塔风雨》等。

欧阳翎同志逝世

广东省作协原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欧阳翎同志,因病于2012年1月30日在广州逝世,享年81岁。

欧阳翎1949年开始发表作品。198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诗集《上弦月集》,组诗《瑶山风情》《岭南山中》等。作品有多篇被选入《中国新文艺大系》《粤港澳五十年散文大观》等多种选本。